

丁力 著

Man Lao Ban Nu Lao Ban

男老板

女老板

《男老板 女老板》由《造就老板的女人》与《老板和他身边的男人、女人》两部长篇小说组成。《造就老板的女人》讲述一个贫穷的农民在结发之妻的全力策划与鼎力辅佐下，如何一步步成为著名企业家的奋斗历程，以及他们在功成名就之后，却先后走入一个有心计女人的阴谋圈套，夫妻最终不得不分道扬镳的故事。而《老板和他身边的男人、女人》讲述老板萧秉元在成功的同时，身边围绕着他身边若干位女人，她们不同的形象，他们不同的生活经历、价值取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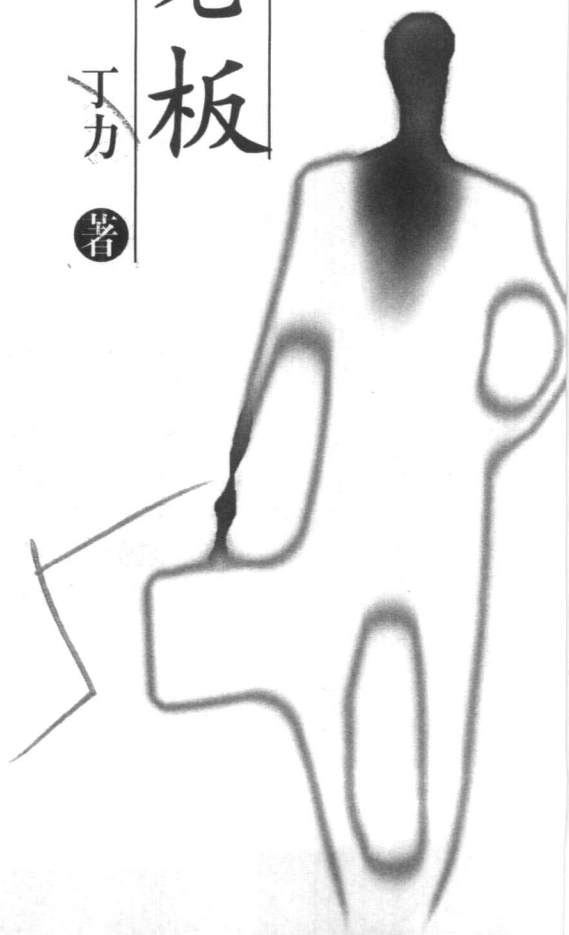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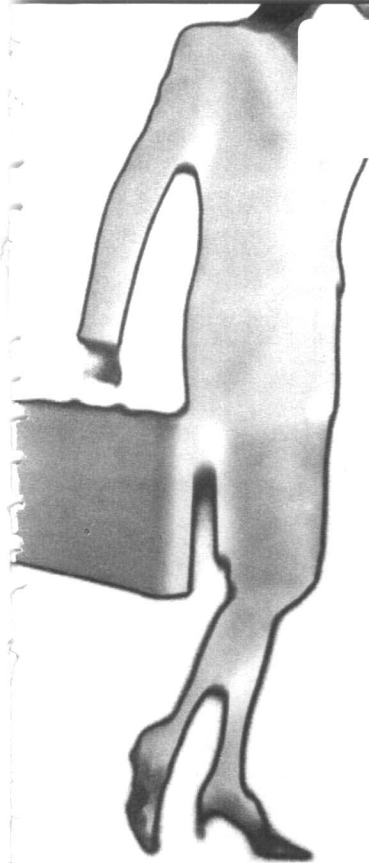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刀老板
女老板

丁力
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男老板 女老板/丁力著. —天津: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04

ISBN 7-5306-3888-2

I. 老… II. 丁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34120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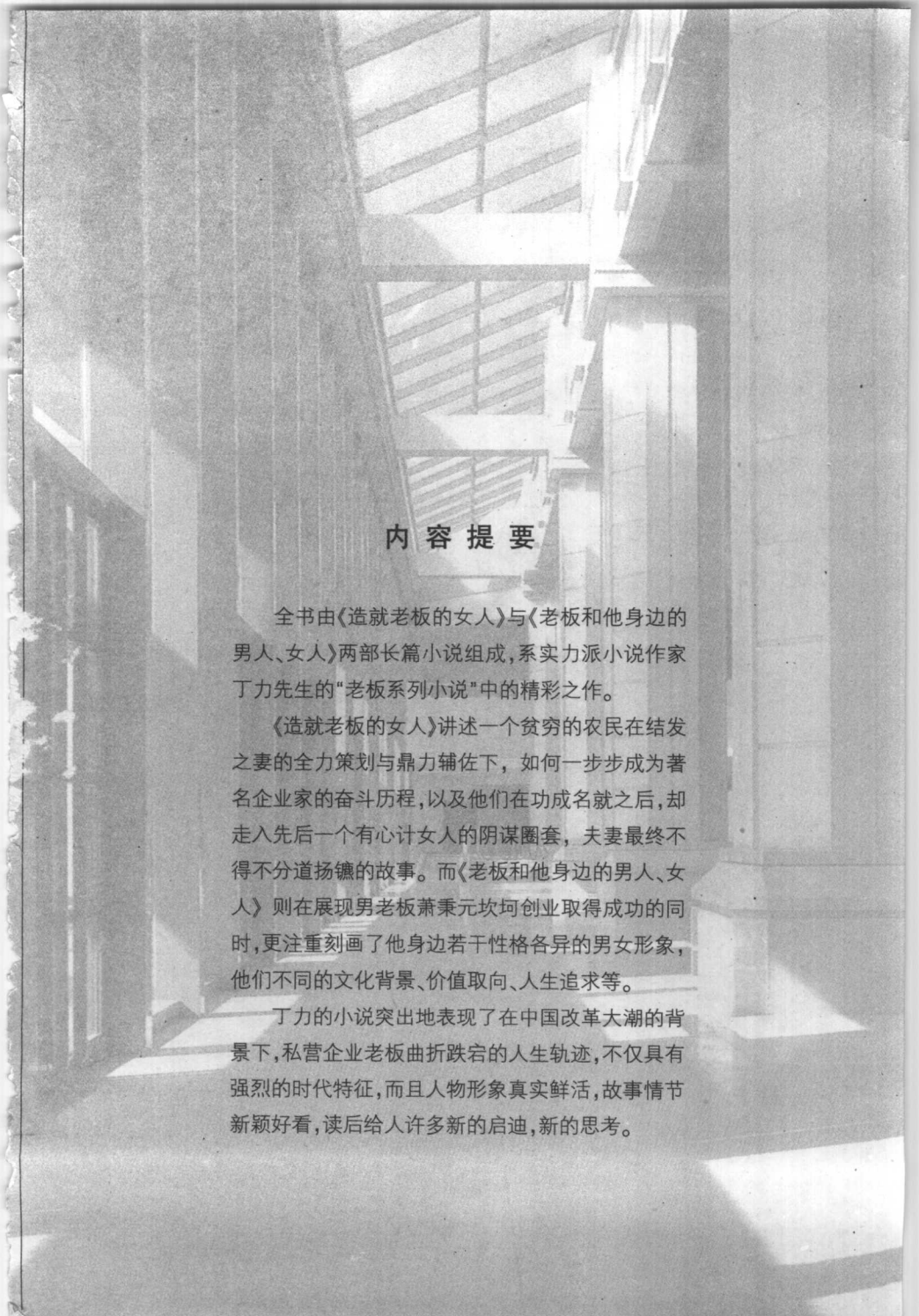
河北省永清县第一胶印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1.75 插页 2 字数 263 千字

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4000 册 定价: 21.00 元



内 容 提 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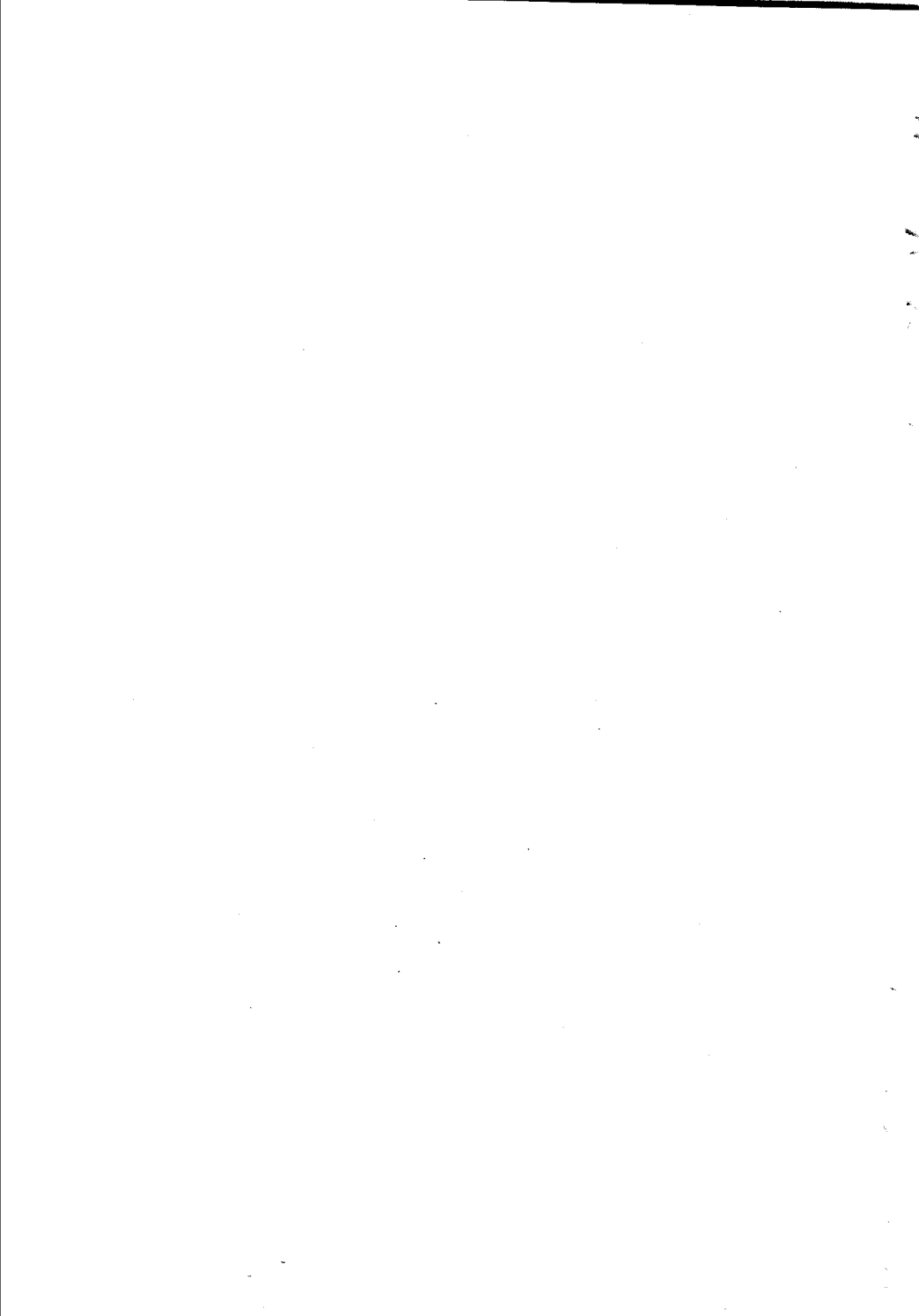
全书由《造就老板的女人》与《老板和他身边的男人、女人》两部长篇小说组成，系实力派小说作家丁力先生的“老板系列小说”中的精彩之作。

《造就老板的女人》讲述一个贫穷的农民在结发之妻的全力策划与鼎力辅佐下，如何一步步成为著名企业家的奋斗历程，以及他们在功成名就之后，却走入先后一个有心计女人的阴谋圈套，夫妻最终不得不分道扬镳的故事。而《老板和他身边的男人、女人》则在展现男老板萧秉元坎坷创业取得成功的同时，更注重刻画了他身边若干性格各异的男女形象，他们不同的文化背景、价值取向、人生追求等。

丁力的小说突出地表现了在中国改革大潮的背景下，私营企业老板曲折跌宕的人生轨迹，不仅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，而且人物形象真实鲜活，故事情节新颖好看，读后给人许多新的启迪，新的思考。



造就老板的女人





刘梅花告诉叶莎丽一个秘密：丈夫陈大富差不多两年没有碰她了。

说完之后，她感觉自己的脸上热了一下。毕竟，这属于绝对隐私，是不能随便对人说的。

刘梅花和叶莎丽是好朋友。即便是好朋友，有些可以说这样的话，有些不能说这样的话。叶莎丽就是刘梅花可以说这样的话的好朋友。

“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？”叶莎丽问。

刘梅花又感到自己的脸热了一下，并且热的程度比刚才大。

叶莎丽这里所说的“介绍一个”，当然不是当初搞对象那会儿的介绍一个对象，而是指介绍一个小白脸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“吃软饭的”。

能够包“二爷”的当然都是有钱的女人，这些有钱的女人一般也都是自己有老公的，但是她们的老公通常比她们更有钱，因为大多数在外面已经有了“二奶”，所以对自己老婆的爱得到某种升华，升华到“基本上不用”的程度，最后甚至连碰都不需要碰一下了。于是，女人为了在思想和行为上与自己的老公保持高度的一致，或者说是耐不住感情和生理上的寂寞，只好以丈夫为榜样，自己在外面包一个“二爷”。

这样的事情刘梅花听过，但是没有做过。今天听叶莎丽这样一说，就不是听了，而是开始想了。想是做的前奏。

刘梅花今年四十八岁，虽然从小生活在农村，但是看上去不但不土，而且还蛮洋气。可以想象，年轻的时候一定很耐看。

刘梅花的特点是“翘”，女人只要一翘就好看了，要不然中原人为什么形容女人漂亮的时候喜欢用一个字——俏。

刘梅花的腰是往里面收拢的，个子虽然不高，但是由于腰身收得拢，所以看上去屁股就往上翘，胸脯往前挺。女人只要后面屁股一翘，前面胸脯一挺，不俏也是“翘”。

由于个子不怎么太高，加上前挺后翘，刘梅花的身材看上去就像越南那边的美女，仿佛特别能生育。弗洛伊德说过，看上去生育能力特别强的女人就是性感。什么是性感？看上去能够引起异性性欲望的感觉就是性感。从遗传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说，看上去生育能力特别强的女人最能引起男人与之性交的欲望。

尽管刘梅花性感，但是丈夫还是不碰她。刘梅花被自己丈夫冷落了，丈夫陈大富有外遇了。用刘梅花自己的话说，就是有小妖精了。

关于自己丈夫在外面有女人的事，刘梅花两年前就知道了。就是在两年前，她知道的也非常晚，是在周围的人全部都知道之后她才知道的。可见，丈夫在外面有女人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了。但是两年前丈夫在外面仅仅有女人，准确地说仅仅是找“鸡”，两年后的事态又得到进一步发展，由找“鸡”发展到跟“小妖精”勾搭上了。在刘梅花看来，“鸡”跟“小妖精”是有区别的。丈夫在外面找“鸡”可能纯粹是寻开心，但是一旦跟“小妖精”染上，就会把心勾跑。

两年前刘梅花知道丈夫在外面有女人之后，差点气死。如果刘梅花是那种靠自己丈夫养活的人，或许她就认了。但是刘梅花

不是,刘梅花不但不是靠丈夫养活的女人,而且是拯救丈夫的女人。如果没有我刘梅花,能有你陈大富的今天吗?没有。如果没有我刘梅花,你陈大富今天可能还是在皖北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。这么想着,刘梅花就不服,就不甘心。

两年前刘梅花就想到了离婚,但是妹妹翠花劝她理性一点。说如果离婚,吃亏的还是女人,说姐姐你就不怕吃亏,也不能看着小红和小兵跟着吃亏吧。因为无论从哪方面说,夫妻离婚,最大的受害人都是子女。小红是刘梅花和陈大富的女儿,小兵是他们的儿子,子和女都有,吃亏大了。

两年前刘梅花还找到当年带他们来S市并且曾经一直关照和提携他们的“老排长”,让“老排长”夫妇来评理,但今天的“老排长”已经不是当年的老领导了。“老排长”现在剩下的就是一个挂名的虚职,已经没有能力来关照他们了,再说陈大富现在也不需要“老排长”关照了,所以,“老排长”剩下的面子就跟他以前积攒下的储蓄一样,用一次就少一点,已经没有多少了。事实上,早在刘梅花知道这件事情之前,“老排长”就已经跟陈大富拍过桌子了,但是拍了也就拍了,除了留下一阵响声,别的作用丝毫没有。撇开经济实力不说,此时的陈大富已经是市总商会副会长,严格说起来在“老排长”之上。

两年前的刘梅花还想到花钱请人把小妖精打一顿,把他们打散,但是得到的情报是:陈大富根本就没有固定的“二奶”,而是“鸡”,并且接触的时间很短,跟“一次性消费”差不多,这样的女人刘梅花怎么下手?对谁下手?

于是,刘梅花就听从了大家的劝告,想着为了孩子也忍一忍,忍两年,等丈夫在外面玩累了,甚至是吃了苦头了,自然还要回来的。刘梅花想好了,等到丈夫回头是岸的时候,再好好调教

调教他。如今,两年过去了,丈夫非但没有回头是岸,反而变本加厉了,所以,刘梅花这才想到了找小白脸。找小白脸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平衡,心理平衡为主,生理平衡为辅。

想到了,但是还没有做,于是她首先向好朋友叶莎丽透露了自己的秘密。不知道是想取得叶莎丽的认同,还是想请叶莎丽从中斡旋。或许什么目的都没有,就是说说。有时候,女人向好朋友透露自己的秘密似乎是一种情感上的需要,透露了,心里也就舒服了,倒不一定有什么具体的目的,但是,当叶莎丽说出“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”的时候,刘梅花还是脸上热了一下。不知道是激动得脸上发热,还是怀疑自己心中的秘密被叶莎丽窥视到了而脸上发热。

刘梅花之所以能够向叶莎丽透露自己心中的秘密，主要原因是叶莎丽非常善解人意。比如刘梅花抽烟，几乎所有的人都说她抽烟不好，只有叶莎丽不说她。叶莎丽不但不说她，而且还为她开脱。

刘梅花烟瘾很大。是真正的会抽烟，有两条可以证实。一是拒绝专门为女士生产的那种摩尔烟，刘梅花认为抽摩尔烟是对女性的歧视，刘梅花不抽那种烟，她抽男人抽的那种烟。二是刘梅花抽起来一根接着一根，抽得很猛，样子很贪，恨不能把吞进去的烟不吐出来。在这方面，刘梅花比起真正的老烟鬼毫不逊色。

关于刘梅花的抽烟，身边有很多人说过她。主要是说抽烟有百害而无一利，女人抽烟更是害上加害，罪大恶极。刘梅花对谁的劝告都点头称是，一副虚心接受的样子，但是过不了一会儿，又照抽不误。久而久之，周围的人也就听之任之了。

有一次叶莎丽邀几个富婆上家里打麻将，其中就有刘梅花。这里要说明一下，叶莎丽的爱好就是打麻将，而且只跟与她地位相当的女人打，但是与她地位相当的女人不一定都喜欢打麻将，所以叶莎丽必须哄着身边的几个高兴，以便让她在麻将瘾发作的时候能够及时凑齐角。

不知是不是抽烟的作用，那天刘梅花精神特别好。精神特别好手气也就不差，赢了不少。这时候，其中一个输了蛮多的富婆

不知是确实受不了刘梅花的烟熏，还是对刘梅花赢钱不舒服，反正她是劝刘梅花不要抽烟了。一边说，还一边皱着眉头，并且伸出手掌当扇子，在自己的嘴巴前面来回地扇，摆出一副很讨厌的样子，弄得刘梅花非常没有面子。刘梅花哪能受得了这种气？于是，刘梅花眼看就要发火了。刘梅花准备发火别人看不出来，只有叶莎丽能看出来，叶莎丽不仅能看出来，而且她还知道刘梅花这已经是给叶莎丽的面子了，要不是在叶莎丽家里面，比如是在外面包了一个茶座打麻将，刘梅花肯定早就发作了。

为了不让刘梅花发作，为了给大家一个面子，叶莎丽说话了。叶莎丽说：你们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一定要抽烟吗？

叶莎丽这样一问，马上就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。叶莎丽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，至少是提醒各位：这里是我的家。同时，这是一个不打算回避问题的话题，所以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。如果是其他问题，大家马上就会想到这是在转移话题，而转移问题的话题往往是一个没有价值的问题，没有价值的问题不会引起大家的真正关注。

“不知道。”其中的一个说。

叶莎丽又看看刘梅花和那个发难的富婆。俩人同时摇摇头，表示不知道。刘梅花在摇头的时候，还顺便把烟灭了。灭得很自然，至少不会有人因此而认为她这样做是怕那个富婆，或者是给那个富婆面子。

“不知道吧？”叶莎丽又问。

大家还是摇摇头，说不知道。

“我告诉你们，”叶莎丽说，“并不是每个人都要抽烟的，只有少数人才真正有烟瘾。你们知道这少数人是什么人吗？”

大家还是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然后又一起看看叶莎丽，再

集体摇摇头，表示不知道，确实是不知道。

刘梅花在表示不知道的时候，心里还有点心虚，她担心叶莎丽会说“只有好色的人才喜欢抽烟”这样的话，如果叶莎丽真要这么说，刘梅花也不能翻脸，因为这本来就是一句玩笑话，要是因为一句玩笑话就翻脸，那么就很难有朋友了。再说抽烟确实不是好事，别人往坏里说也不是没有道理。

但是叶莎丽没有往坏里说。不但没有往坏里说，反而往好里说。这就让刘梅花很感激。

“只有祖先是贵族的人才真正有烟瘾。”叶莎丽说，“在远古的时候，人类是离不开火的。特别是晚上，远古的人类是围着篝火过夜的。火焰不仅能够给人类带来光明和温暖，也能够给人类带来热情，有利于人类的繁衍。火焰还能够帮助人类抵御野兽的袭击，保护人类的生存。因此，久而久之，人类的遗传基因里面就有了对于火的依赖，并且越是靠近篝火里圈的人这种依赖性就越强。这些围在篝火里圈的人就是人类最早的‘贵族’。比如刘梅花，刘梅花的祖先肯定是围在篝火里圈的，是贵族，遗传基因里面对火焰的依赖性就特别强，但是现在不能烧篝火了，于是有事没事就点一根烟，这都是遗传基因的作用。”

自从那次以后，刘梅花就有了一个绰号，这个绰号就是“贵族”。

“贵族”刘梅花现在给叶莎丽打电话。

“我要死了！”刘梅花说。

叶莎丽这时候摆出类似于拉小提琴的姿势，把头歪到一边费劲地夹着手机，这边跟“贵族”说话，那边双手并没有离开麻将，并且及时地喊“碰”，碰了一对白板，打出去一张九条。

“没那么严重吧。”叶莎丽说。

“老子不想活了！”刘梅花说。

刘梅花说这句话的时候嗓子有点嘶哑，隔着电波也能感觉到她歇斯底里的样子。

叶莎丽心里有数，死不了，凡是说不想活的人都死不了，真要是想死的人早就不声不响地死了，凡是大张旗鼓声称要死的人都死不了。

虽然死不了，但是叶莎丽也不能对她表示冷漠，于是问：“在哪里？”

“楼下。”刘梅花说。

“楼下哪里？”叶莎丽问。

“名典咖啡馆。”

叶莎丽知道麻烦来了。既然人家已经到了你家楼下的咖啡馆等着你，你要是再不下去就非常失礼了。

“我这里走不了呢。”叶莎丽说，“要不然你上来？”

叶莎丽这句话至少有一半儿是说给三位麻友听的。

“走不了算了，”刘梅花说，“我自己去飙车。”

“别别别，”叶莎丽说，“我下来，我这就下来还不行吗？”

叶莎丽知道“贵族”的脾气，她说飙车那就真是飙车，将车子开到一百四十迈，一路狂奔。别说S市的交警一般不上路，就是上路也不一定追上她。等追上的时候说不定已经是一摊肉泥了。所以这时候叶莎丽只好非常抱歉地对三个麻友赔罪，说：“实在对不起，我有一个好朋友出了麻烦，我必须现在就要赶过去。”说完，就全然不顾那三位的脸色，慌里慌张地下楼了。

三天没有吃东西的饥饿者突然发现了可口的食物。

叶莎丽说：“再也不能飙车了。就是你自己不活了，也不能伤及无辜呀。”

刘梅花抬眼看看叶莎丽，没有说话，继续抽烟，像继续吃饭。

刘梅花这时候坐的姿势有点侧，并不是正好面对面地对着叶莎丽，所以她在抬眼看叶莎丽的时候，就显得有点斜眼。

叶莎丽见刘梅花斜眼看着自己，知道她并没有听进自己的话，于是就准备刺激刺激她。

叶莎丽说：“你知道万一你出了车祸，谁最高兴吗？”

刘梅花嘴角抽动了一下，但是并没有出声，仿佛想说什么又忍住了。

“那个小妖精最高兴！”叶莎丽说。

“老子要是死了，她也活不成！”刘梅花说。

说话就好，说话了就表示她按正常人的方式思维了，只要按正常人的方式思维，她就不会做出出格的事。

叶莎丽虽然不是心理医生，但是这点心理常识她还是有的。她知道，正常的人在正常的状态下是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的，比如自杀或杀死别人，比如驾车超速狂奔。因为这些出格的事情的最大受害者正是肇事者本人。

“我这样说还是给你留面子。”叶莎丽趁热打铁，继续加大刺激量，说：“其实比那个小妖精更开心的是陈大富。”

“他?!”

“对。”叶莎丽说，“你想呀，如果你要是有一个三长两短，他肯定哭的比谁都伤心，而且为你厚葬，但是这些都是表面的，都是为了做给你娘家人看，都是为了做给外人看，目的是最后还要从你身上捞个好名声，但是心里面呢？你想想，如果你要是真那

样,他还不笑死了?”

叶莎丽不往下说了,她相信刘梅花骨子里面还是个明白人,刚才只不过是气糊涂了,现在经冷水一浇,应该清醒了。

果然,刘梅花这时候重新点燃一根烟,用仍然哆嗦着的手夹着,死命地往肚子里吞。叶莎丽突然感觉,那情景真不像是在吸烟,而是在吸毒。

“想开一点,”叶莎丽说,“现在有钱的男人哪个那么干净?只要他不过分,你就睁一眼闭一眼算了。”

叶莎丽见刘梅花已经恢复知觉,于是进一步开导。

“什么叫‘不过分’?”刘梅花问。问得有点快,像神经质。

叶莎丽想了一下,说:“‘不过分’就是不提出跟你离婚,不把女人带到家里面来,不少给你的钱。”

“不行,”刘梅花说,“绝对不行!”

“什么绝对不行?”叶莎丽问。

“什么都绝对不行。”刘梅花说,“他不能在外面有女人。”

刘梅花说着又点燃了一根烟,又用哆嗦的双手捧着它吸,吸得很猛,更像吸毒。

叶莎丽这时候露出了一点点微笑,抿了一口咖啡,然后说:“现在不都是这个样子吗?难道你要求他是圣人?”

“别人我管不了,”刘梅花说,“但是他不行。”

“这就是你自己跟自己别扭了,”叶莎丽说,“为什么别人能行他就不行?难道他与别人不一样吗?”

刘梅花这时候又猛地连吸了几口烟,那样子仿佛是姚明在美国职业篮球联赛上的补篮,连补几次,一直到补进去为止。

大约是终于补进去了,刘梅花好像也不再哆嗦了,于是将剩下的半截烟使劲地拈灭,调整一下姿势,面对面地正对着叶莎丽

说：“别人是大老板。”

“他也是大老板呀。”叶莎丽说。

“那不一样。”刘梅花说。

“怎么不一样？”叶莎丽问。

刘梅花这时候又不说话了，停下来，从烟盒里面取出一根，点上，先吸进一口，然后吐出来，脸色更加趋于正常。说：“那就是我不一样。”

“怎么不一样？”叶莎丽问。

刘梅花再次吸一口烟，并且再次吐出来，心情仿佛更加平和不少，然后非常平静地说：“他这个老板是我封他的，知道吗？”

叶莎丽摇摇头，表示不知道。不但表示不知道，而且眼神中还包含着不相信。

“你别不信，”刘梅花说，“我说的是真话。”

叶莎丽点点头，表示相信，但是眼神中分明还包含着疑问。

“他不是老板，”刘梅花说，“我是老板。他这个老板是我让给他的，知道吗？所以我容忍不了他在外面有女人。”

刘梅花这时候已经完全恢复正常，说话有板有眼，抑扬顿挫，眼光炯炯有神，点燃的烟在面前划出一个小范围的空中曲线，就像乐队指挥手中的指挥棒在空中的轨迹一样，只不过没有指挥棒的幅度那么大。

人的情绪是相互感染的。受着刘梅花情绪的影响，叶莎丽现在也没有那么紧张了。她甚至想，如果现在让刘梅花驾车出去，她一定会谨慎驾驶，绝不会一路狂奔的。

叶莎丽这时候的脸色也非常平和，并且眼神也不像刚才那样充满疑问。

“你在公司占有多少股份？”叶莎丽问。

